

国 / 传 / 统 / 文 / 化 / 知 / 识 / 小 / 丛 / 书

ZHONGGUO
CHUANTONG
WENHUA
ZHISHIXIAO
CONGSHU

27

骈文、唐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

骈 唐

文 诗

于奉春 编著

高 静 编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骈文	(1)
一 骈丽文体 中国独有	(10)
二 胎息微萌 俚形已具	(11)
三 脱胎颖出 异军突起	(19)
四 独占文宗 尽显风骚	(27)
五 骈散交恶 几番风雨	(38)
六 渗透他文 余韵流长	(43)
唐诗	(47)
一 诗海泛舟 追本溯源	(47)
二 唐诗盛况 叹为观止	(52)
三 千锤百炼 “文”、“质”合一	(54)
四 三百年诗 初盛中晚	(60)
五 内涵深广 覆盖全唐	(64)
六 诗坛奇葩 竞相开放	(66)

骈文

在浩若烟海、绚丽多姿的中国文学发展上，有一种曾经流行了一千余年的文体，它介乎韵文和散文之间，行文要求对仗、骈偶、用典、有一定声律和讲求藻饰，这就是骈文。

一 骈丽文体 中国独有

段玉裁在《说文》中对“骈”的阐释是：“骈，驾二马也。从马，并声。”意思是指两匹马并驾一车，对此引伸开来就是对偶之意。而以骈来对文体命名，也确实抓住了骈体文最基本最直觉的特点。一般来说，骈体文通篇的句式是两两相对，构成了对偶、或叫丽辞、对仗，如同两马并驾齐驱。

什么是骈文呢？现代散文大师朱自清先生在其《经典常谈》中做了比较通俗明了的解释：“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帮助文章情韵。因此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的体制。”

可以说，骈文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汉字单音只义，易于凝炼，便于对偶、双声、叠韵、重叠、复义，既可以加强语气，又能够使语言从容不迫，更有助于增加声情之美。中国文字的神奇韵味就在于语言功能的多样性，汉语言文字可以依靠自身调节组成千姿百态的句型，这就很容易创造整齐对偶的句子，为骈体文的产生提供了最重要的语言基础，经过酝酿和发展，加以作家的主观努力，最终形成骈文，一时间在文坛独领风骚。

从审美角度上看，中国古代哲学所推崇的儒家之说“中庸之道”是骈文形成的理论基础。“中庸之道”的核心意旨即使万事万物能够阴阳互补，达到动态性的稳定平衡、协调谐和，这种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左右着作家的创作思维，使他们在创作上追求中和之美、典雅之美、温柔之美和含蓄之美。而骈文这种文体可以明了地表达作家的这种美的追求。

此外，骈文的精美对偶、华丽藻饰能给人以美的联想和愉悦，读起来琅琅上口，引起人们在听觉上、视觉上的快意和美感；语言上的简洁和精练，便于人们交流思想，社会实用性很强，以至于封建统治阶层也对骈文情有独钟。虽然王朝频频更迭，唐以后各朝的诏书、奏表大都以骈体文为主，以此来更好地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目的。

骈文的历史流脉舒缓而漫长。先秦文学中的无数“骈丝和骈片”是骈文的滥觞。两汉盛行的赋体文学则使骈文进入了“汉赋骈始”阶段。文人自觉、文风通脱的魏晋时期是骈文的脱胎颖出和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到了南北朝时，骈文走向成熟，并逐渐繁荣鼎盛，驰骋文坛，独领风骚，成为文章正宗，在“骈

落六艺，吟咏情性”的文学潮流中骈文频出精品。唐宋之后，骈文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兴衰起伏，与散文竞相争长，又互为渗透，对后世各种文体发展发挥了艺术上的影响。

骈文在其流行的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命名。

南北朝时期，骈文发展成熟，已经广泛应用到各种体类的文章中。这时期不少人将流行的骈文称为“今体”或“今文”，将从前不刻意追求骈句的文章称为“古体”。如《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记述裴子野在文章写作上“多法古，与今体异”。而在《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记载：“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虬又以为时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为《文质论》。”这种文体名称划分后来也被唐朝大骈文家李商隐所运用，他在《樊南甲集序》中，谈自己如何从古文转向骈文创作，就运用了“今体”概念，他说：“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郢相、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敕定奏记，始通今体。”

骈文兴盛于六朝，所以，后人又多以“六朝文”做为骈文的代名词。

用“今体”或“今文”、“六朝文”来给骈文命名，从中显示出较强的时代性。

后来还有人从骈文以四六字为主的句式角度，称其为“四六文”。

唐朝以后，又有一些文人从对偶角度命名骈文，如“骈俪体”、“骈俪”、“骈偶”、“骈语”、“俪语”、“俪体或丽体”等。

直到清代才叫做骈文。

骈文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骈文可以包括所有以对仗、骈偶、用典为特征的文章；狭义上的骈文不包括辞赋。

有的学者将骈文具体划分为有韵的骈文、无韵的骈文。有韵、无韵，指的是句尾是否押韵。将骈赋、箴铭、颂赞、哀祭、连珠等归为有韵骈文；而将论辩、序跋、诏令、书牋、表启、传状、碑志等归入无韵骈文。

近代学者骆鸿凯在其著作《文选学》中说：“骈文之成，先之以调整句度，是曰裁对；继之以铺张典故，是曰隶事；进之以渲染色泽，是曰敷藻；终之以协谐音律，是曰调声。”从中可以看出，这几个方面就是骈文的文体特征。

具体说来：

1. 行文讲究对仗。对仗的本义是指古代帝王出行巡察时走在前面的仪仗，如武士所持的旗帜、矛戈、盾牌等，都是两两并列相互对称的。对仗也叫对偶和偶语，就是用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或者近似、音节数目完全相同的一对句子，来表达一个互相对立或互相对称的意思。古人虽没有明确的语法概念，但却能分辨语词的虚实和句式的异同，讲究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句式要对称。两句组成一联，两句字数相等，上句为上联，下句为下联。句子结构和词组结构必须一致，用现代汉语语法来说就是主谓对主谓，动宾对动宾，动补对动补，并列对并列，偏正对偏正。上下联相同位置的词语的词性也必须相同。如“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吴均《与宁元思书》），“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萧统《文选序》），“临帝子之长洲，得天人之旧馆”、“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王勃《滕王阁序》），同样结构的词句两两并列，如骈之驾二马，给人以一种均衡的对称美。

行文中的对仗，早期的骈文只要求大体相对即可，而南北

朝以后的骈文则要求越来越严格。字字相对叫工对，大体相对叫宽对。

古代的对仗种类和方法很多，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篇指出：“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结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在刘勰看来，言对是指“双比空辞”，如“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司马相如《上林赋》）事对是指“并举人验”，如“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宋玉《神女赋》）反对是指“理殊趣合”，如“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王粲《登楼赋》）正对是指“事异义同”，如“披庄子之七篇，逍遥物外；玩老子之二卷，恍惚怀中。”（萧统《林钟六月启》）刘勰提出的“四对”方法显然是从句意上着眼的。

唐宋以后的骈文大师们还推崇出同类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联绵对等等，如“郑婉秦妍，燕姬赵女。”（黄之隽《香屑集自序》）“递叶叶之花笺，花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声易凄迷，寡女千丝之泪；光何惨淡，贫家一碗之灯。”（吴锡麒《洪稚存同年机声灯影图序》）这些对仗是从词性着眼的。

此外，对仗以句法论，可分双句对、当句对、隔句对、回文对、流水对等等。

对仗成为骈文表现形式美的重要方法。

2. 四六句式为主。骈文的句式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魏晋时代的骈文，句子的字数还没有太多的限制，一般以四字成一句为多。而四字和六字成为一联、隔句相对句式是到南朝宋时才兴起，齐梁以后，渐渐增多。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篇里说明了四六句式的长处：“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从理论上对四六句式加以肯定。唐代以后，四六句式成为

定型。

四六句式的基本结构有以下六种形式：

(1) 四字句与四字句相对为四四，如：

带天有匝，横地无穷。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蛇胆明眸，虎须牢齿。

(李商隐《道士胡君新井碣铭》)

(2) 六字句与六字句相对为六六，如：

蒙德重于丘山，论报亡于毫发。

(欧阳修《谢致仕表》)

窥地门之绝景，望天际之孤云。

(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

(3) 两个四字句组成上下联相对为四四四四，如：

北海虽赊，扶摇可接；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王勃《滕王阁序》)

卢龙之径，于彼新开；

铜驼之街，于我长闭。

(徐陵《与北齐尚书令求还书》)

(4) 两个六字句组成上下联相对为六六六六，如：

虽莫陪鸳鹭班，肃上宾荣之贺；
倘得与牛马走，愿窥帝典之晖。

(方岳《贺李右史启》)

(5) 两个四、六句组成上下联相对为四六四六，如：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王勃《滕王阁序》)

(6) 两个六、四句组成上下联相对为六四六四，如：

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
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

(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

可以说，这六种句式是骈文的基本句型。运用四六句式写作骈文，就使文章句式整齐，富于语言建筑美，文章映入眼帘，使人产生愉悦。

除最为典型的四六句式外，还有一些五字句和七字句出现各类骈文中，使骈文不致于过分呆板和僵滞。

3. 用典繁富。为求文章的典雅和含蓄美，骈文很注重用典，

甚至一句一典或数典。需要指出的是，骈文用典并不是援引古代的人或事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而是通过用典使文章精练、典雅、含蓄、委婉，启迪人们幽幽的历史情怀，引起人们对现实的丰富联想，达到意婉而尽、藻丽而富、气畅而凝的美学境界。

用典也叫隶事或用事即摘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成语以及经典中的名言、诗文中的佳句等，经过作家艺术加工浓缩为短句、词组，用来替代直接的表述，让读者在联想中悟出作家更深用意。用典并非骈文首创，先秦两汉散文中已常见。到了骈文盛行时，则必用典不可，往往达到一句一典。骈文用典的种类分为几种呢？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事类》篇中指出：“文家用典，亦修辞之一法。用典之要，不出以少字明多意，其大别有二：一用古事，二用成辞。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证今情也；用成辞者，引彼语以明此义也。”可见，骈文用典种类有二：古事和成辞。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这样一段话：“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王勃引用冯唐、李广、贾谊、梁鸿的故事来抒发自己对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生活的慨叹，对自己不得志感到伤感、牢骚之语，由于用了典故，而显得很委婉，收到了意在言外的效果。

骈文的用典方法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有五种方法比较常用。

正用法，即直接援引列举，其典故的含义与作者表达的意旨一致。如“宠闻长乐，陈后知而不平；画出天仙，闾氏览而遥妒。”（徐陵《玉台新咏序》）作者从中表现的是古今情思的相通性。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两句，切合其文旨，也很好理解，体现了正用典方法的优长。

反用法，运用典故对与原典本旨相反。如庾信在《哀江南赋序》的“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两句中的用典，前句用的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典故，作者有意反说来表示自己处境和蔺相如类似而态度相反，含内疚自责之意；后句则运用武王伐纣，天下归周，做为商臣的伯夷、叔齐感到耻辱，“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饿死”（《史记·伯夷传》）的典故，暗示自己本为南朝梁臣，出使西魏被留，后又出仕为周臣的经历，以此典将自己的忏悔心情表达出来。从庾信的两个反用典故可看出，反用之具有较强烈的警拔、出奇的艺术效果。

借用法，借古比今，借人比己，借此喻彼，这种方法在骈文用典中也较为常用。如“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骆宾王是借汉喻唐。这种用典方法可以增加骈文古朴、典雅的艺术韵味。

暗用法，从文字表面看不出意思，不像用典，实为用典。如“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滕王阁序》）乍读令人费解，对其分析后，才知用了两个典故，前句引用了晋代清官吴隐任刺史时，虽饮贪泉水却更加廉洁的故事，后句典故是处于干涸河床上的奄奄待毙的鱼儿向庄子求斗升之水的故事，作者的用意已明：表彰赞美一个人的情操品格。暗用典故，使文章富有委婉性、含蓄性，令人回味无穷。

对用法，即举意义相反两事，来说明一个意旨。如“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登楼赋》），作者从穷者、富豪两个方面，说明思乡之情不会因境遇好坏而泯灭。

此外，骈文用典还讲求约事，即提炼故事根本，剔其枝叶；分章，即把一典分两处，使事意分明；明意，即在前联用实事，后联用虚说，使典意易懂明白，不晦涩；属词，即连用数典，使上下文意连贯通顺；剪裁融化，即将典故改造，汲取精华入文。

由于骈文过于讲求用典，而使骈文用典上常常存在着古人所说“骈枝”的重复堆砌用典现象，还存在着用典隐晦冷僻、夸大过分、生造硬凑的恶习，这在一些名家的骈文中也屡见不鲜，在一定程度削弱了骈文的艺术魅力。

4. 藻饰华丽。因作家自觉追求艺术美而发展兴起的骈文，注重“绮縠纷披”的语言美，追求词藻华丽，雕琢字句，以求炜烨焜煌，声采俱茂，所以，骈文家必须精加雕琢，以成藻采。正如《文心雕龙·丽辞》篇所说的那样：

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

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

从中，可看出推崇藻饰已成为骈文构成的重要条件，从而也就是骈文一个突出的文体特点。晋宋以后，对藻饰已注重到近乎“失态”的地步，以至出现“竞一字之奇，争一句之巧”的现象，有人仅因为一句奇巧而获终生美誉。从南北朝到唐宋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骈文家无不求藻饰，趋之若鹜，形成一股风靡数百年的畸型潮流。

在艺术手法上表现为：善于铺排，对描写对象反复形容、多角度勾勒，如沈约《丽人赋》和江淹《恨赋》两文最能体现这个特点；极尽夸饰，鲜活描写对象，以产生强烈艺术效果，鲍

照骈文名篇《芜城赋》通过他描述性夸张，将“芜”状表达得淋漓尽致；善于选词、炼字和造句，寻求词句色彩浓重、鲜明，真是“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但由于刻意雕琢，造成文理严重不通，这就常常陷入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窘况。

5. 音韵和谐。四六通篇句法，平仄相衔，与律诗律赋同体，抑扬顿挫，咏叹声情，虽没有固定格律，但要注意“选声”，讲究节奏美。骈文名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和谐的音乐美。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评赞鲍照的作品是“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饰淫艳，倾炫心魄，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许槌在《六朝文絮》里评徐陵、庾信的骈文是：“骈语至徐庾，五色相宣，八音迭奏，可谓六朝之渤海，唐代之津梁”、“选声炼色，此造极巅”。追求押韵、平仄、节奏的和谐，也是骈文文体特征的一个方面。

此外，骈文在具体写法上具有述说重铺陈，形容喜夸张，议论多反复，描绘求浓艳，抒情重含蓄婉转的特点。

好的骈文确能使人陶醉，沉浸在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中。然而，骈文文体特点又使骈文埋藏着僵化、浮艳、形式主义的劣根，弄得不好，美就化为丑了。骈文的发展轨迹是具有纷繁的历史变异的，欲全面了解骈文，自然要深入到骈文的历史。

二 胎息微萌 俚形已具

骈文是从骈句开始，积句成文，所以为了溯源，只有从最早的古代骈辞俚句说开来。

透视先秦的经、史、诸子等文化典籍，不论是记载的流传

于民众的民谚、民谣；还是六经著作，无论诸子文章，还是楚辞，其中包含了大量的“骈丝丽片”。这类语言现象的产生和存在不是偶然的，表明“骈丝丽片”在先秦时代人们利用语言进行思想和感情的交流过程中，和散语一样成为人们作为语言表达的运用方式。

在《尚书》流传下来的 58 篇文章中，就存在着不少骈语俪辞：“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任贤勿贰，去邪勿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等等，类似的骈俪语辞在《尚书》中所载录的远古典籍和商、周王臣诰、训、誓、命里屡见不鲜，虽然这些骈偶句子有的字数不尽相等，但对仗自然，不过分讲求雕镂，在句式上，以四言为主。

《周易》中的偶句更为多见：“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经则暑来，暑经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等等。据古代的学者粗略统计，《周易·文言》中的对偶句有 48 句，《周易·系辞》上、下篇中的对偶句竟达 326 句，这些偶句对仗方法丰富多样，并且具有鲜明的文采。刘勰对此曾评论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

《诗经》中的对偶句更是比比皆是，在“风”、“雅”、“颂”里都有大量的偶句，如“觐闵既多，受侮不少”（《邶风·柏舟》）；“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小雅·伐木》）；“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小雅·采薇》）；“靡明靡

晦，式号式呼”（《大雅·荡》）；“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小雅·蓼莪》）……从《诗经》中出现的偶句来看，其对偶方法非常丰富，有单句对、当句对、双声对、叠字对、叠韵对等，对偶句在诗人表达思想感情的唱叹中发挥着独特的艺术韵味。丰富多样的对偶方法也为后世的骈文家提供了借鉴属对方法的源泉。

先秦的三部史传《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偶句俪辞也有许多。

如《左传》第一篇隐公元年有名的“郑伯克段于鄢”中就有“缮甲兵，见卒乘”的偶句；还有“公入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融融’”这样的长对。在《左传》的其他传文中，可以找出许多骈句骈段。

《国语》中的对偶句很多，有的独成一段。近代学者卫聚贤在《国语之研究》中曾统计《国语》里的对偶文，从《周语》、《鲁语》、《齐语》、《郑语》、《晋语》、《楚语》、《吴语》、《越语》中共统计出骈文段落 63 段，这些骈偶语段，联翩而出，称得上是后世骈体的先驱，偶对工稳，具有相当功力。

《战国策》记录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言行。策士的游说言论逞辞雄辩，声色高华，构成《战国策》的文章特征，如书中所载的苏秦、张仪等人的长篇游说之词最为典型。如《战国策·秦策》中的《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里苏秦说秦王的言辞，语辩辞繁，气势磅礴，用的是整齐的骈偶句。这可以称得上是战国时期的策士向时君策言游说文辞的范例。而《战国策》作者在文中自做的记叙语言，也包含了许多丽辞。而在《秦策》中“张仪说秦王”一篇里，张仪引用许多成语、格言或谣谚，以证明自己的言论切合道理。格言、成语、古谚、民谣

大都是前人在生活中总结的经验，其语言多精练，骈偶且整齐。

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墨家、法家等都有很多骈句。

《论语》中有：“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胜枚举。

《孟子》之文善辩，语言流畅，气势浩瀚，为了说理充分，时常是一句不足，又进一步引申，排比、对偶之句非常多，句式多样。如在《孟子·梁惠王上》中的“齐宣王问”一章就有“见其生不忍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莅中国，抚四夷”；“兴甲兵，危士臣”等对仗方式多样的骈句。《孟子》中的骈句对仗自由，不僵化，对后世的骈文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荀子》文辞严密、整齐，荀子在学说上博采诸子之长而独创一宗。荀子喜欢以同样事理来论证或比喻一个道理，从而《荀子》中出现了很多类相似的骈句，如在《劝学》中有：“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等。《荀子》中还有意类相反的骈句，如《劝学》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君子之学也，有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等句。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所说的“正对”、“反对”方法，荀子早已运用自如。

在道家著作中，《老子》文中的骈句竟占文章篇幅的一半，每章都有骈句，有的章节全用骈俪语辞，偶对方法令人叹服。《庄子》有狂放奇诡、汪洋恣肆之称，文章讲求气势，多用骈偶句。如《齐物论》中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肱篋篇》中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逍遥游》中的“夫乘天地之正，而御